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宋季忠義錄卷十三

四明萬斯同季野輯 男世標子建校

張樞

張樞字子長金華人屢徵不起樞幼聰慧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樞盡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旣長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有問以古今沿革政治得失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先後歷歷如指諸掌其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尤長于敘事嘗取三國時事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記爲續後漢書七

十三卷臨川危素稱其立義精密可備勸講朝廷取其書真宣文閣浙東部使者交薦之前後章凡九上至正三年命儒臣纂修遼金宋三史右丞相脫脫以監修國史領都總裁辟樞本府長史力辭不拜七年申命史臣纂修本朝后妃功臣傳復以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召樞俾與討論復避不就使者強之行至杭州固辭而歸嘗著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林下竊議曲江張公年譜各一卷敝帚編若干卷至正八年卒年五十有七

元史

史伯璿

史伯璿字文璣平陽人自幼嗜學強記博通經史及諸
子百家之說精究四書深得朱氏之旨時諸說與朱子
背馳者多乃著四書管窺以辯明之又著管窺外編論
諸經史天文地理古今制度名物學者傳誦焉人勸之
仕則曰讀書本以善身爲仕而學豈吾志也遂隱居終
身

溫州府志

陳樵

陳樵號鹿皮子朱濂誌其墓曰婺之東陽有隱君子戴

華陽巾裁鹿皮爲衣種藥銀谷澗中當春陽正殷翫落
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飛隊泉中與相迴旋良
久而去君子樂之日往觀弗厭旣而入太霞洞著書其
書縱橫辨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議論元統閒濂嘗
候君子洞中君子步履出速坐之海紅花底戒侍史治
酒漿菹醢親執觥獻酬歌古詞以爲驩酒已君子慨然
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
以來羣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注獨
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

大旨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氓隸
無不俛俛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豈
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吾今持此以解六經決然自
謂當斷來說於吾後云濂乃避席而問曰其意云何君
子曰吾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爲易象者不可誣
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子而
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
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
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

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謙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一枳也，枳一爾而穰十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穰，反求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者，差之黍銖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斂之不合而一不可一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則彝。

倫敦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興遺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閒嘗質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知妍媸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曰伊洛之學大明於淳熙未易遽取

舍之也聞君子益以斯道爲己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靡
晷靡夜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卽刻梓示人復遺書於
濂曰子瀕死吾道苦無所授子聰明絕倫何不一來片
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
之室廬亦燬于兵寓子壻王爲家留六年之久邁微疾
默坐於一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靡
去曰吾年八十又八其死宜矣何藥之爲未幾翛然而
逝實至正乙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爲
君采人因其衣鹿皮故又號爲鹿皮子表隱趣也其先

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爲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嘉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黿與聞考亭之學有志節嘗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於李公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隱邈然不與世接唯賸寐羣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于談辨見於文辭恆懇懇爲人道之文辭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新逸超麗喻爲挺立孤

松羣葩俯仰下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士之脂澤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賦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膾寫謂絕似魏晉人所撰君子則譴之不復肯爲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門而名聞遠達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黃文獻公潛歐陽文公玄皆慕之以爲不可及移書諮訪如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蠱君子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爲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竹爲筩時吸而出之母郭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奉

之嗚嗚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爲
動家雖素饒於貲痛懲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
遇歲儉輒竭粟賑里閭自取來牟以續其食嘗發所藏
錫爲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或以告君子君子一笑而
已嗚呼君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
象數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
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
答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糾繆曰鹿皮子曰飛花觀
小槁合數百卷君子正配朱氏先若干年卒生延年大

年耆年喬年昌年大年至正庚寅中鄉闈乙榜第一署
徽州歙縣教諭側室某氏生逢年君子沒時諸子唯喬
年在餘皆先卒女三人其壻卽王爲次則俞某張紹先
孫男九人庭玉庭珪庭筠庭鸞庭鳳庭堅庭誨庭某庭
某女四人適徐信俞本虞某某曾孫五人紹宗超宗林
宗某宗某宗女三人皆幼喬年庭堅等洎王爲以是年
十一月某甲子奉柩葬於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潭
山之原葬後五年其高第弟子楊君芾乃爲撰列行狀
一通而喬年同王爲持請爲銘嗚呼君子以超絕之資

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爲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不徇偏曲不尙詭隨必欲暢其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懼者也其稱爲君子者君子蓋有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

宋濂撰鹿皮子墓誌銘銘未錄

方逢辰

方逢辰字君錫淳安人居蛟峯因以爲號初名夢魁淳祐十年舉進士第一理宗御筆改今名故字曰君錫累官兵部侍郎國史修撰兼侍讀除吏禮部尙書俱不拜先是丞相鄭清之賈似道擅權逢辰叩闕言時事辭旨

激烈因忤二人意乃稱疾以歸元世祖詔御史中丞崔
或起之辭不赴卒于家逢辰天稟卓絕人物魁岸聲如
洪鐘自幼刻苦問學夜誦徹旦無書不讀而會極於周
程朱子之學以格物爲窮理之本篤行爲修己之要自
居幕職至秉旌節所至以教化爲先務暇日輒從容庠
序閒授學者以求端用力之方東陽士闢義塾以迎之
從遊者數百人尋創家塾授其徒後以從官入侍經幃
度宗問其講授之所御書石峽書院四字爲匾仍賜手
詔曰近進士一科文章盛而古意衰卿以儒碩創家塾

以程朱之學淑其徒朕甚嘉之其眷遇如此

嚴州府志下同○壽

鏞案宋史翼方逢辰傳云著孝經解易外傳
尙書傳中庸大學註釋凡若干卷刊於家塾

方逢振

方逢振字君玉逢辰弟也登景定三年進士第歷國史
實錄院檢閱文字遷大府寺簿宋亡退隱于家元世祖
詔侍御史程文海起爲淮西北道按察僉事辭不赴聚
徒講學于石峽書院以終學者稱爲山房先生配祀蛟
峯

何夢桂

何夢桂字巖叟淳安人幼穎悟從鄉先生夏訥齋遊咸淳元年廷試第三授台州軍事判官改太學錄遷博士洎倖吉州時廂軍不受令鼓譟而起夢桂輿疾往諭遂帖然除太常博士轉監察御史抗疏言遷守之計未上而省符下遷軍器監以歸尋轉大府卿時事已不可爲矣元初御史程文海薦之朝授江西儒學提舉以疾辭不赴築室小有源不復與世接著書自娛有易衍大學說中庸致用等書而於易尤精解釋圖象發揮奧妙有先儒所未言者學者因其自號爲潛齋先生祠之於石